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形态概念的使用探析

张俊梅

(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8)

摘 要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不仅使意识形态概念获得了理论上的重大意义,也为学者们研究意识形态概念提供了新路径。近代启蒙理性为意识形态概念提供了科学认识的保障,而拿破仑开创了意识形态概念的贬义史,德国古典哲学则使意识形态概念拥有了历史哲学的框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形态概念的使用主要有4种方式:虚假的观念体系、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革命阶级的阶级意识以及一系列由日常风俗、行为和信仰所构成的传统的象征形式和价值观。在马克思之后,意识形态理论在理性与价值批判两个维度获得了充分发展。

关键词 马克思 《德意志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概念

中图分类号 B0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08)01-0026-04

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1846年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几乎吸引了每一位研究意识形态理论的学者眼光。毋庸置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部著作在意识形态史上占有中心地位,它使得意识形态概念获得了理论上的重大意义,也为学者们研究意识形态概念提供了新路径。英国著名思想家大卫·麦克里兰说:“然而无论如何,直到最近几十年,意识形态的研究,无论其企图如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那些以某种方式把自己与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人们的保留地。”^{[1]9-10}

当然,要准确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以下简称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英国学者拉瑞恩提出:“意识形态可以说是社会科学领域我们能够发现的最有歧义和最难理解的概念之一,而把握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困难还在于在马克思那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意识形态定义”^[2]。关于意识形态也多为顺便提及,并未对此进行系统、具体阐述。因此,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应该结合意识形态理论产生和发展的情况、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意图实现的理论目的、政治实践目的,这样方能比较准确地把握《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形态”这个词的基本含义。

一、Ideology:从观念的科学到‘理性的狡计’——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论背景

意识形态这一术语是由法国拿破仑时代的一位

启蒙思想家托拉西创造出来的。他反对“天赋观念”,认为宗教神学歪曲了观念起源和本质,而我们所有的观念是以身体感觉为基础的,因而我们可以建立一门科学,摆脱宗教和神学的偏见,揭开观念的真正起源和本质,对思想的起源进行理性的探究。他将这门科学命名为“*Ideology*”,*Ideology*是由希腊语中的术语“理念”(eidos)和“逻各斯”(logos)合成的新词,用来表示“观念的科学”的意思。生活在科学理性至上的知识氛围中的特拉西及其思想家群体,相信可以用科学理性来改进社会和政治状况,可以运用科学的方法正确地揭示出人们观念的起源,从而为社会的健康进步奠定观念基础。因此,意识形态概念在其初始阶段“展现了一种利用理性把握和控制社会生活的规律以增进人类生活的改善和获得更大幸福的启蒙运动的乐观主义态度”^[3]。在它的最初意义上,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是积极的、进步的。它联系着启蒙运动的理想,特别联系着对世界(包括社会—历史领域)理性认识的理想,以及对人类自觉的理想^{[1]8}。

然而在拿破仑那里,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很快就变成了贬义词了。当他的政府在已有的宗教支持下向帝制演变时,他对于那些提倡共和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家的批评就不可避免了。拿破仑借助于这个词表达了对这些理论家的不满:“意识形态,这种模糊不清的形而上学,巧妙地寻找第一原因,希望在此基础上确立人民立法,而不是从关于人类心灵的知识 and 历史的教训中获取法则,我们必须把我们可爱

的法兰西的一切不幸归罪于它^{[1]8}。他轻蔑地称他的这些反对者们为幻想家、空想家、脱离实际的梦想家,赋予“意识形态”一词以完全否定的含义。自此,“意识形态”不再只是指观念学,而且也开始专指一些错误的、脱离社会现实的观念。这种贬义性用法也开始流行开来,意识形态概念也开始摇摆于肯定与否定的含义之间。另外,意识形态也逐渐地与政治实践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在观念领域进行的自觉的政治操练。

法国大革命所营造的启蒙理性与革命实践之间的令人震撼的社会情景为德国思想家们理解意识形态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一方面,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认为法国大革命显然呈现了理性的不足,在他们的“审美教育纲领的底部,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矛盾情感,一种反映了他们自己对理性力量的不确定性的模糊性”^[4]。另一方面,德国历史主义思潮提供的历史哲学框架又为理性提供了“避难所”,它使得理性在自身的历史进程中能够通过自己的辩证运动确证自己、实现自己。例如对黑格尔来说,“一个特定时代的思想不能自称自身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它们显然都是相对于变化着的历史情境而言的。如果历史有理性、有意义的话,那么它也必定存在于整个历史过程中,而不能从特定的个人或时代的部分性意图中寻找。因为个人的和时代的计划是著名的‘理性的狡计’的手段,用以造成通常远不同于原先思想家所期望的结果。”^{[1]9}德国历史哲学中的意识形态理论“扬弃”了启蒙时代理性中感性与理性、个体和整体、实然与应然之间的分裂,运用唯心主义历史辩证法,把人类的精神世界放置在一个整体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从而大大丰富和拓展了意识形态研究的维度和深度,为马克思创建以历史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提供了很重要的理论支援。当然,众所周知的是,由于黑格尔精神哲学固有的头脚倒立的特质,他的意识形态理论也只能成为他所宣布的人类精神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环节。

因此,意识形态概念是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启蒙的产物,是近代科学理性发展的产物,更是资产阶级塑造自身意识形态的结果。意识形态概念的产生表明了西方政治理性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意识形态政治的产生。在意识形态政治中,一方面,人的理性能够自觉地去把握政治意识,另一方面,意识形态概念——即对政治意识的意识——有可能成为政治操纵的工具。意识形态政治的这种矛盾性反映了资产阶级政治意识的内在矛盾:在形式上,资产阶级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等普适价值,但在实质上,这些普适价值观只是反映了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利益。对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来说,它的重要使命就是要揭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概念的这种内在矛盾。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的使用

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本身获得非比寻常的地位是从马克思开始的,准确地说应该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重要论著的出版开始的。此书全名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从文本和最新的研究资料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当初并不打算写一本大部头的论著,而只是试图针对《维干德季刊》的德国哲学界的混战提出自己的看法,主要目的是想规划他们已经获得的新世界观与被超越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根本异质性^{[5]5}。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时期集中研究意识形态问题,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的。当时德国思想界,由于黑格尔哲学的解体,绝对精神的瓦解,民族精神受到打击,人们思想迷茫,各种学说和思想竞相宣扬达到顶峰。一时间,形形色色的学说泛滥,在思想上迷惑了不少人,更为严重的是,在德国的现实面前,许多试图改变的人们却找不到理论的支点,迷失在自己的幻想之中。对此,马克思不得不给予揭露和批判,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首先按照当时的使用方法,用“意识形态”指称一系列虚假的观念体系,对当时德国的各种思想和学说展开批判。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以后的德国哲学,无论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还是布·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和施蒂纳的利己主义,都只是“幻想、观念、教条和想象的存在物”,“天真的幼稚的空想”^{[5]12},虚假的观念体系。这里的虚假主要是指其颠倒了物质现实和观念的关系,不是从生产、生活的实践出发,而是从幻想的观念出发,甚至以观念代替现实。即没有把观念摆在适当的位置。这并不代表意识形态本身是完全错误的观念。另外,“虚假”还表现在他们把批判局限于对宗教观念的批判,通过将现实问题化为宗教问题,与现实之间建立一种虚假的批判关系。由于批判仅仅停留在纯粹的思想领域,仅仅是“用词句来反对词句”、“绝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因而“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做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5]14}。应该说马克思的这种“意识形态”的使用方式“受惠于拿破仑对于理论家们的主张的攻击,他和拿破仑都蔑视对脱离实

际的政治观念的偏爱,他们都深信这种观念和偏爱
是幻想或误导^[6]。但是,马克思对这一概念的使用
目的是大大超过拿破仑的。马克思的创见不在于这
一概念的使用,而在于他利用这一概念在对青年黑
格尔派观念的批判的基础上,认识到‘全部问题都
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
物’^{[5]16},最终创立了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除了将意识形态用于对青年黑格尔派的观念进
行批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于‘意识
形态’的使用还有一个更为一般的用法。他在该著作
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
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
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
力量。’^{[5]65}这里预示着马克思给了“意识形态”一个
新的概念,即用‘意识形态’指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
代表其阶级利益的一整套思想体系。在这个意思
上,意识形态不一定是‘虚假’的。因为在这里,
意识形态只是现存经济关系在观念上的体现,是统
治阶级进行统治的政治理论的一部分,是一种用来
使人们认同现存社会制度的价值体系,这一点来说
它谈不上虚假,并不含有价值上的否定意义。只有
当统治阶级成为一个落后的阶级,它根据自己的利
益需要编造出一系列思想或幻想,用来维护一种已
经过时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才表现为一种虚假的、
虚幻的观念,如马克思提到:‘要说明这种曾经在德
国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方法,以及它为什么主要占统
治地位的原因,就必须从它与一切意识形态家的幻
想,例如,与法学家、政治家的幻想的联系出发,必须
从这些家伙的独断的玄想和曲解出发。’^{[5]76}

第三,指革命阶级的阶级意识。即每一个领导
革命的阶级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借以团结、发动群
众的思想观念和口号。马克思写到:‘每一个企图代
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就是为了达到自己
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
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
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由普遍意义的
思想。’^{[5]112}在这里,革命阶级的革命思想不再仅仅
是一种骗人的伎俩,虚假的观念,它能以社会代表的
名义动员群众在于‘它的利益在刚开始的确同其他
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多少还有一些联系’^{[5]112}。即这种意识形态在起源时必定偏于某一
方,却都必然代表当时人类的一种普遍诉求或共同
利益。同时马克思也指出:‘一切时代的革命思想的
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而革命阶级存
在的前提则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因此,发展生
产力,调整代表新的生产方式的阶级的相应社会关
系就成为任何革命意识形态的绝对要求。也正是因

为革命意识形态与新的生产方式的这种内在联系,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革命阶级的思想将越来越
具有普遍性。一旦人类的普遍利益真正实现,意识
形态的虚假性也就不复存在。

马克思在第四种方式上使用意识形态,是用‘意
识形态’来描述一系列社会现象。它们不一定是经
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产物。它们不完全由生产的经
济条件所决定,也不能完全根据生产的经济条件来
解释,而具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性。主要是指一系列
由日常风俗、行为和信仰所构成的传统的象征形式
和价值观,一般在社会发生变革、革命时形成一种强
有力的反动力量,阻止人们行动起来反对现存的压
迫自己的社会秩序。例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字里行间偶尔出现的‘怪影’“‘幽灵’”“怪想”、
“民族偏见”等等。

三、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创新意义

近代启蒙理性为意识形态概念提供了科学认识
的保障,而拿破仑赋予了意识形态一词完全否定的
含义,德国古典哲学则使意识形态概念拥有了历史
哲学的框架。这些在马克思的理论中都得到了充分
地继承和发展。但是,最重要的是马克思在继承的
基础上,创建了新的意识形态理论。

第一,马克思不仅揭示了意识形态属于‘观念’
领域,更揭示了观念的社会物质生活基础。意识形
态是观念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性质、内容、形式
等都取决于当时的生产方式:‘不是意识决定生活,
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意识在任何时候只能是被意
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世界生活
过程’^[7]。也就是说,并非人的生活实践永远摆脱不
了意识形态的纠缠,相反,意识形态的所有玄思妙想
都不能脱离人的生活实践。人类的生活实践决定意
识形态,并使它被认识、理解,以及超越。

第二,揭示只有将意识形态放在社会历史进程
中,放在真实的历史联系中,才能使之显露本质,才
能真正克服和扬弃意识形态,找到一条超越意识形
态的路。所有的意识形态理论都必然会面对这样一
个难题:即所有关于意识形态的观念自身就是意识
形态的,那么每一种意识形态理论怎样才能具有超
越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呢?黑格尔诉诸绝对理性的自
我扬弃,通过精神的自我救赎,在精神领域实现了完
满,但这不能解释并解决现实实践中的一系列矛盾。
马克思充分认识到黑格尔意识形态理论的缺陷,建
构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认为只有在人的历史的、
现实的实践活动尺度上,才能真正理解意识形态的
本质及其未来的超越之途。意识形态离开了现实的
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

第三,揭示了意识形态产生于阶级对立和国家的社会状态。即意识形态是阶级社会中的精神现象,是在分工的基础上以社会分裂出对立的阶级为前提的。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就其本质和主要倾向而言,总是体现为统治阶级思想的。而统治阶级在建立自己国家的同时,也必然需要建立起自己的意识形态,对整个社会进行思想统治,在精神领域维护国家政权的稳定。因而在马克思看来,“只要阶级的统治完全不再是社会制度的形态,也就是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那么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整个假象当然就会自行消失”^{[8][10]}。即一旦阶级对立的社会状态消失,意识形态即将被超越。

第四,揭示无产阶级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阶级基础,也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获得超越的主体性力量。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明确宣称:“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8][15]}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产生于现代大工业,一方面,她一直被剥削和奴役,承担了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不得不同其他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产生出了必须进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另一方面,她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可以超越历史限制不断走向未来。因而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狭隘的阶级利益,她能冲破一切狭隘的束缚,不断前进,完成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

《德意志意识形态》不仅使得意识形态获得了理论上的重大意义,也为学者们研究意识形态概念提供了新途径。毋庸置疑,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意识形态理论的走向。应该说马克思以后的意识形态理论家们都从马克思的理论中获取灵感,他们或多或少地在马克思的基础上进行工作。按照汤普森的观点,马克思后的意识形态理论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种被称为“意识形态的中性概念”,另一种被称为“意识形态的批判性概念”。这两种类型的意识形态概念多少都与马克思的理论相联系。

“意识形态的中性概念”,意味着一些现象的特点是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的,并不是说这些现象必定是虚假的、误导的、幻想的,或者与任何特定集团的利益相一致。20世纪,列宁首先将意识形态发展为一个描述性的、中性的概念。他指出资产阶级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也应该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并指出超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不存在的,主张必须把社会主义的

意识形态灌输到工人阶级队伍中去,并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无情的批判。列宁对意识形态问题的观念不仅影响了后来苏联和中国的思想家、政治家,也影响了卢卡奇、葛兰西和柯尔施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之外,对意识形态理论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是曼海姆,他第一个系统地试图阐述意识形态这一中性概念,并试图把意识形态理论发展为一种“为回答诸如科学地指导政治生活的可能性问题提供某种基础”的知识社会学^[9]。有人称他“创立了第一个,迄今为止最后一个全面详尽的意识形态理论”^{[1][53]}。

“意识形态的批判性概念”,传达着负面的、批判的或贬义的意识。它意味着把一些现象的特点视为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的就含有对它们的批判或谴责。马克思以后的理论家们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性概念”使用非常复杂,主要代表是法兰克福学派。对他们而言,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它的主要功能是美化现实生活而替现状辩护,它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

人类围绕意识形态的争论还会继续,我深信一位外国学者的这句话:“不仅东西方之间从未间断的有关意识形态争论的著作的大量涌现表明卡尔·马克思远没有成为过去,相反,它却表明,马克思主义作为19世纪最强大的精神力量直到今天仍在发生着影响”^[10]。

参考文献:

- [1] 大卫·麦克里兰. 意识形态[M]. 孔兆政, 蒋龙翔, 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 [2] 拉瑞恩. 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 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立场[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 7.
- [3] 安德鲁·文森特. 现代政治意识形态[M]. 袁久红,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2.
- [4] 詹姆斯·施密特. 启蒙运动与现代性: 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M]. 徐向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336.
- [5] 转引自广松涉. 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M]. 彭曦,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6] 汤普森. 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 高猛,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5: 35.
-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20-30.
-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9] 卡尔·曼海姆.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 黎明, 李书崇,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5.
- [10] BLUMENBERG W. Karl Marx[M]. Hamburg: W W Norton & Inc, 1996: 7.